

通鑑紀事本末

五



存讀書當置淨几之上不可於手中  
 翻錄仍須逐板輕揭若以指爪擊  
 之冊角必成痕摺易損破近世  
 士大夫往往留意衣服器玩委曲  
 愛護至垂緡則不然何倒置如此  
 右忠正德文集讀書訓節錄

樂 皮 存 研 畫 鞞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必  
 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  
 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  
 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  
 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  
 雨貓鼠所毀傷實為累德  
 愚謂世有久假不歸者何  
 異盜跖又顏氏之罪人也

丁傳用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恠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今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傳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濼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鞮係解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傳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父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那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即日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

孝王興薨 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

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傳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

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

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傳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拍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

通鑑第五

二百十八

張明

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諭誣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曰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傳氏傳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傳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太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養病

曰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  
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  
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  
秦行千金以閒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

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  
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  
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  
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  
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  
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聞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

通鑑第五

三

六百八

張明

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  
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爲本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  
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汝潁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  
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  
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聞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  
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  
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  
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  
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  
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師

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斥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  
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

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灋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傳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秋九月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灋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

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薙

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謖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傳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二年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晏連結，共謀成尊號。



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  
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不宜奉朝請其遣  
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傳大  
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諧光乙亥策免光  
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為丞相上遂  
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  
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  
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  
僕秩皆中二千石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  
嫗時丁傳以一二年閒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  
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  
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

庶人時天下衰靡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  
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  
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  
為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  
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  
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  
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  
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  
子邑為成都侯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  
共皇之園 秋七月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  
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  
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  
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片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

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傳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二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丁傳處爪

牙官以光祿勳丁望為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傳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

通鑑第五

六十四

卷之六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灋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灋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効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

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非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  
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相雖隆魯  
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  
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  
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  
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  
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願陛下  
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  
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后  
傳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以定  
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  
哀皇后退就桂宮傳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傳晏將妻子徙

合浦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  
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  
不去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  
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傳太  
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帝山  
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家次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  
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  
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  
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  
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  
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  
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  
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  
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  
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  
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  
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  
里門闕果棼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傳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  
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  
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  
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  
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凶凶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  
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  
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  
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爲之止

秋

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  
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  
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  
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  
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  
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  
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

乘輿不以給共養共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之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亡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

儉節徭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宿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壽相驚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天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漫不說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也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草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上託傳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官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求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憚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爲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

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去為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士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濫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湯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



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實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實信求咸女為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老者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灋堯禪舜何如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歸即署父之太皇太后為閔謝復召閔還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灋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虢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灋後世也上雖

不從闕言多其年少志疆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

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

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今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已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莽弟寬信與家屬徒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臯擊殺詡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鵞字大孫元帝初元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鵞為皇太子

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欲以山陽為嗣及上寢疾傳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臯帝時立

膠東三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  
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聞獨侵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  
冒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為  
國上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以示羣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己未太  
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内侯王崇為安成  
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  
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  
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  
王鳳議者多歸咎焉令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  
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  
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  
不得有為無長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  
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  
毛髮之辜竊恐陛下含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曖昧之  
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  
永為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  
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  
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  
漢書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卬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卬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頗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待京師詭

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

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

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湯腸非所宜  
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  
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  
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  
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  
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  
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今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  
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關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  
灋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  
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灋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  
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  
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  
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

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  
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  
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  
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  
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  
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  
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  
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  
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  
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  
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  
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  
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  
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  
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  
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  
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  
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  
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  
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  
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

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  
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今就第以  
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  
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褻睦外內之  
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  
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  
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  
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  
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  
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

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  
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  
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  
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白御史  
大夫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  
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  
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  
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  
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  
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  
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灑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

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  
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衰弱日久今將一  
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  
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  
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  
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為郎  
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  
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  
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斥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  
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故內  
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  
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



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

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又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而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

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冬十一月衛將

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

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

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今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相之時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

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疎多觸不急之灋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灋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或不種自生或爾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灤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

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瑒瑒秘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鉅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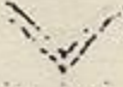
寶善堂

卷

寶善堂



卷



寶善堂

六  
卷

實善堂



八

卷

一

寶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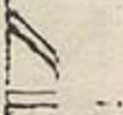
八

卷

實善堂



卷



寶善堂

卷

寶善堂

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  
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  
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  
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  
侯加右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  
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  
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數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  
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  
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  
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  
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  
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  
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以故左  
右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  
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  
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  
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  
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  
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 羣臣奏言昔周  
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  
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禮 莽自  
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  
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  
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  
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

卷

實善堂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蹕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蹕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黻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族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

皇太后 以王舜為大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太保  
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眾族劉崇與相張

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  
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  
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  
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  
鍤馳之南陽豬崇官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  
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為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  
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  
鬪不如巧為奏自後謀反者皆汙池去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  
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  
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為  
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官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  
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  
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  
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  
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  
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  
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  
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  
將帥信子斥時為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  
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  
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  
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



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橫壑將軍屯武關義和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鬻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

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獻儀九萬夫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相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留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

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去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疆鯢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封兄子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

九月

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縑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

通鑑第五

卷九 六十四

吳浩

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

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灑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

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者字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

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

義焉今光子嘉嗣爵為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

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

迎受 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

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

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

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

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

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

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

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  
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  
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  
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  
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  
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  
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  
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  
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其傳子皇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  
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  
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  
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  
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謂太后  
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子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  
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降顯大  
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  
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  
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  
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  
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  
命也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  
未立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  
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  
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

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皇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

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矣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轂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爲妻立以爲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爲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

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盆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字子妻之莽策命群

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常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縲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於是漢諸侯王二十二人皆降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奮爵焉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

開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盧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王濟北王安曰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妣媯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收爲男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

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百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二代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八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持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以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疑而長沙諸侯北境周西三垂外接

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任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灑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云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濫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三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歛角稽首奉上璽鞞惟恐在後或乃稱羨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今任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

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譙長安令田終然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

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與曹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居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去三年莽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



為師疑傳丞阿輔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犇走先後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嚮下東首加朝服抱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天下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以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

通鑑第五

四十一

卷五

謂暉等吾與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之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偽名郇相為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鑿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隃糜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

令爲尚書丞輔以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乃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手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粟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諂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 初莽爲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具駕後當以禮配食去及莽改號太后爲新

通鑑第五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宴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

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灋在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處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訐者多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石幣藏錢穀官皆官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耗不泐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志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

前漢書第五

四十八

張明

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卒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鳧而食之吏相侵奪新市人王匡三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灋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莞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

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開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

莽怒免興官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

事見光武平赤眉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政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內設六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六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令皆有大將軍偏將軍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

通鑑

卷十九

張明

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莽為輔國侯 汝南郵憚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憚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是歲南郡

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四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灑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義和魯斤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初四方

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  
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  
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  
發犇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  
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鈞牧  
車屏淫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於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  
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翼  
平連帥曰此盜成合後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  
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  
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郡  
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六禮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  
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紀率吏士戰以爲賊所破吏氣寢傷徒  
費百姓前辛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五十一

五十九

五十九

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威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  
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  
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志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  
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  
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  
則不能下所過無食竄不得羣聚如此括之必降擊之則滅今  
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其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  
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眾賊事見光武傳莽又多

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綠林

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

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  
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

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粟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

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莽以詔書譴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始身於中無以謀國 莽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刑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惡漢信臣無室之興英傑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為將軍計

通鑑卷五

五十一

二百十八

通鑑

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結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天下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膏於草野功敗名喪取笑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春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切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節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關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犇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

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光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

史諶女為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莽赦天下詔王匡章哀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

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

公將百萬之師剝絕之矣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發兵

四十二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光武中興莽

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

請命金滕之策泣以示羣臣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

將軍王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

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

族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

馬劔劉忠收其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

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

破大臣內畔左右之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為大

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

為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鮓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

復就枕矣八月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

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

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攻武關

都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

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馱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

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

小民旦夕會哭為設飧粥甚悲哀者除以為郎郎至五千餘人

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

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愈

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  
隘自守于斤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關歸死莽使使責死  
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鄧曄開  
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  
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  
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破莽波水將軍追犇至長門  
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  
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魏  
氏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  
授兵殺穉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  
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  
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  
城門入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董憚等分將兵距擊北

關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燹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  
見鹵掠趨謹並和燒作室門莽敬法閨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  
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  
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衲服持虞  
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  
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  
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  
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  
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  
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營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鋪時  
衆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  
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  
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



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劫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今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今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曰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妹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爲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

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杪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

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十一

月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今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漢俾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即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太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

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疆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疆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續與戰於滄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

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於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一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劔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滄水上沙中

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  
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  
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  
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

三月王鳳與太常備將軍劉秀

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  
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  
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  
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  
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  
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  
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  
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

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  
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  
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  
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  
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  
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  
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  
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  
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  
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  
衝朝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  
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瀆圍城爲之  
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

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劉秀至酈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虎豹皆服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劔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

舅樊宏謂續曰建得無有范曾之意乎續不應李軼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

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事見王莽篡漢 王匡

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

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

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

通鑑卷五

五十九十六百十

金

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比都洛陽分

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

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

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

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

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

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

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

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

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以太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脩宗廟宮室 大司馬秀至

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

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

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

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灑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為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

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杜爲定陶王慶爲燕王歆爲元氏王嘉爲漢中王賜爲宛王信爲汝陰王然後立王卬爲泚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陳牧爲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尚書胡毅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

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



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懷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噓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執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西城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

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  
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  
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  
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  
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  
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  
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  
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皆  
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  
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  
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  
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  
陽即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  
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  
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  
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  
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  
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  
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  
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  
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鄆擊斬  
王郎將李暉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  
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  
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  
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  
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

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秀舍中兒犯灑軍市令顯  
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  
齊今遵奉灑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爲刺殺將軍謂諸  
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灑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  
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  
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  
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  
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薊中之亂耿弇  
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  
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  
下掾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  
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  
谷守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  
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  
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孤奴令王梁亦勸寵  
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  
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  
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  
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  
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闕寇  
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  
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  
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  
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  
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

鄆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  
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  
吳漢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  
寵丹延皆為列侯吳漢為入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  
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  
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  
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  
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  
鹿秀逆戰於南臨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  
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父守鉅  
鹿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  
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  
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  
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  
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  
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  
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  
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  
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  
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  
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  
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  
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  
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  
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

用兵何爲弁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弁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

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鄒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薄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豐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

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

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守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

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宜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鄙召馮異詣鄙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丘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  
皇帝位于鄆南改元大赦

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

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  
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  
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  
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  
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  
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  
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  
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  
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  
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幹弱枝所  
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濫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  
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  
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五







